

《非洲雌象麦菲》新编

□蚌埠市前进路第二小学四（2）班 曹亦成

布隆迪听到动静，从小土坡上奔下来。见到麦菲，他显得惊诧而迷惘。

你想不到我会活着从那该死的陷阱里逃出来吧！麦菲想。

布隆迪朝癞皮所站的地方吼了几声，用意是让他和自己一起作战。癞皮识相地从小土坡旁跑到麦菲身后，摆出战斗的架势，准备与麦菲同归于尽。

布隆迪也摆出战斗姿势，准备进行生死反击。他那阴狠歹毒的双眼中没有丝毫的惭愧与内疚，反而，却有无限的仇恨。他搬着两根两尺半的象牙，拦住麦菲的去路，很明显，他是想来一场厮杀了。

麦菲真恨不得用象牙直接将布隆迪挑个透心凉，来个白牙进红牙出。她低吼一声，双腿微微弯曲，准备竭尽全力朝布隆迪刺击。她虽然没把握能几下子就把对方刺倒在地，将其置于死地，但也绝不会轻易地输掉这场比赛的，至少能拼个同归于尽。她比布隆迪更健壮高大，她的两根象牙比布隆迪更长、更粗、更尖利，占得优势。“宝宝，你要知道，妈妈是勇敢的，是有尊严的！我们要一起去讨回属于我们的尊严！”麦菲朝肚子里的宝宝低声细语了两句，带着非洲雌象的尊严，朝布隆迪冲了过去。

好一场厮杀哟！麦菲朝布隆迪冲撞过去，布隆迪闪开了，但差点被撞到。麦菲正准备进行第二次攻击，哪知背后屁股上突然火烧火燎般地疼，转头一看，癞皮用象牙把自己的屁股捅了两个血洞。麦菲怒火中烧，用那三尺宝牙刺向癞皮，癞皮一下子就被她捅倒在地了。她刚转过身，还没站牢，胸口就被布隆迪捅了两个血洞。她拼尽最后力气刺向布隆迪，不知有没有刺中，但是她想：“无论怎样，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我要让这头亚洲公象明白，非洲雌象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想完这些，她舒畅地吐出一口血沫……

指导老师 邵玲玲

抓蚯蚓趣事

□东至县实验小学新校区五（8）班 叶 染

今天，骄阳似火，我和弟弟随手抓起一顶帽子很不情愿地与外公一起去地里了。

一进地里，外公就开始挖土豆，我和弟弟的任务就是捡土豆。土豆长在地里，上面有叶子，从远处看与萝卜差不多。外公拿起锄头用力一挖，哇！那一个个淡黄色的小土豆就争先恐后地探出了头。

“咦！那里是不是有一条没长大的小蛇？”我好奇地问外公。

外公笑着说：“那不是蛇，蛇怎么会在土里呢？那是蚯蚓。”

说完，外公就用手把那条蚯蚓抓起来放在我的手上，痒痒的。我起初不敢抓，过了一会儿觉得应该不会有危险，我就试探地摸了一下蚯蚓的身子，蚯蚓一动，我的鸡皮疙瘩立刻全身粒粒分明。我吓得连忙把手缩了回去。

过了一会儿，我也试着用手把它提了起来，蚯蚓的反应也没有那么强烈，好像也没那么可怕的。我就拿着它甩了甩，哈哈，这条蚯蚓还算比较乖，我也不用怕它了。

我叫弟弟抓蚯蚓，弟弟还是不敢抓，我就用一片土豆叶子把蚯蚓包起来，连哄带骗，终于让弟弟抓起了蚯蚓，看着弟弟那胆怯的样子，我觉得真好笑。我陪着弟弟一起认真地观察它，这条蚯蚓不足十厘米长，没有脚，连眼睛都没有，真的好奇怪。

外公说回家了，弟弟准备把蚯蚓踩死，我听老师说，蚯蚓是益虫，它不仅可以让松软土地，而且它的粪便还是上好的肥料呢！我们把蚯蚓放到地里，让它自由地爬走了。

指导老师 檀鑫超

我为奶奶点个赞

□滁州市创业路小学六年级 朱思语

奶奶今年六十多岁了，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一头短发像罩了一层白霜，一双粗糙的手爬满了一条条蚯蚓似的血管。那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了皱纹，像是记载了她多年来的辛苦以及一切美好的回忆。

奶奶可真是“财迷”。在乡下，她和爷爷种了好几十亩地，每天天不亮就下地干活。一到秋收，望着那一田田金灿灿的稻子。奶奶总是乐得合不拢嘴，笑着告诉我们说：“今年这稻子又丰收啊！国家有了保护价后，这一季的稻子又是可以换来几万块啊！”对于这些钱，我的奶奶还不满足。等到秋收一结束，奶奶就骑上她的电动车到村里附近的新型草莓大棚基地

里打零工，每天又可以有钱了。有时，我会问奶奶：“奶奶，您那么喜欢钱吗？你每天这样干活赚钱不累吗？”奶奶总会抱着我说：“奶奶不累！勤劳才可以致富嘛！现在国家有钱了，咱农民的日子也好了，呆在家里都可以赚钱了。奶奶要多赚点钱给我的大孙子将来上大学用啊！”听了这些话我恍然大悟，原来我错怪了我这勤劳的奶奶。

奶奶不仅勤劳而且还挺时尚。最近她又迷上了广场舞，每到晚上奶奶就和村里的其他奶奶们来到村里修建的小广场上跳起了广场舞。随着那动感而又充满活力的音乐响起，奶奶挥动着自己的手臂，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一会儿蹦，一会儿跳，那动作就像是下地干活似的，那样子可真有趣！每每看着奶奶跳舞，我都笑得前仰后合，觉得奶奶也年轻了许多。奶奶自己却说：“奶奶老了，要多多锻炼身体，这好日子还长着呢。奶奶跳得不好看，重在参与嘛！”

您看，关于我奶奶的事还有很多要说。单凭今天这些，就足以让我竖起大拇指，为我的这位可亲可敬的奶奶点个赞！

指导老师 汪光艳

外婆搬家

□蒙城县关帝中学小学部五年级 侯正我

从我记事起，外婆就住在老城区的两间老房子里，据说这两间房子还是外公和外婆结婚的时候盖的，算起来房龄真的不小了。可是，由于外公去世得早，外婆又没有正式工作，生活过得很艰苦，一直都没有能力翻修或者重盖，就这样凑和着住了几十年。

记得每次去外婆家，她总要极力地挽留我和妈妈，想要我们住上一晚。每当妈妈试探着征求我的意见的时候，我却坚决地说不，因为我很不喜欢外婆这房子的破旧：结着蛛网的墙角，泛黄的墙壁，灰白的窗棂，水渍重重的屋顶，粘了厚厚油烟的灶台。在这样的房子里睡觉，我真的很怀疑，这几十年的光景，外婆是怎样熬过来的。

后来，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外婆也简单地对房子作了修整，最起码，房顶不会再漏雨了。即使是这样，低洼的地势，致使房子的地面一到阴雨天气，都会泛着湿气。况且，整个老城区里，房挨着房，墙连着墙，没有规划，杂乱无章，很少能够获得阳光，无论是大风小风，根本吹不进来。

随着县城的发展，外婆所在的老城区就像是一块补丁一样，分外地扎眼。就在今年，县政府终于要对老城区进行拆迁改造，所有居民易地安置。听到消息后，外婆难过不已，说：“这房子我都住了快一辈子了，还真舍不得。”还没等去选安置房，她竟然开始生病，一开始只是胃疼，不想吃饭。后来一会儿肝疼，一会儿背脊疼。一个星期下来，外婆变得又瘦又憔悴。妈妈很着急，带着她看了西医看中医，就是不见好转，也查不出具体病症。

其实，说穿了，外婆这压根就不是生病，而是患了一种“故土依恋症”。

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妈妈就和爸爸一块把外婆带到了新分配的安置房里。外婆的新居是两室一厅，又有卫生间，又有厨房，和老房子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谁也没有想到，当看到新居之后，本来还是病恹恹的外婆竟然一骨碌自己站了起来，病全好了。

当时，外婆就嚷嚷着搬家，爸爸妈妈哈哈大笑，看来，这一招还真灵验，外婆的“故土依恋症”，还真得用宽敞明亮的安置房来治愈。

指导老师 侯兴锋